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九十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十四 集部

唐文粹卷九十一　宋 姚鉉 編

序甲 揔九首

集序

唐丞相禮部尚書許國公蘇頲文集序 韓休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肅

唐丞相太傅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權德輿

唐丞相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唐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楊嗣復

唐丞相中書侍郎韋處厚文集序 劉禹錫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鄭亞

唐徐州節度使贈司徒張建封文集序 權德輿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說

唐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上柱國贈尚書右丞相許國文憲公蘇頲文集序 韓休

易有四象有天文焉有人文焉所以察時變而觀化成也詩有六義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所以陳國風而美王政也文之時用其肇於兹自長發禘殷正考述其典在坰頌魯史克明其訓由是比興繼作風流彌繁黄竹白雲垂芳於帝籍楚蘭班素作麗於辭人莫不究情性之微含風騷之旨吟詠先王之澤光昭正始之宗故情發於中而申之以歌詠文生於情而飾之以辭彩所以立言會友感物造端藻暢襟靈導揚隱伏潤彼金石流于

管弦以告其成功而懿我文德者也嗚呼斯文未喪命世聿興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氣轥轢前古昭彰後葉疇克有之則尚書許公應運而挺生矣公四代相門十卿崇構海域挹其軒冕搢紳推其軌儀夫其導源錫脩之慶克家屏宗之美論道布政之典推誠立節之效並以勒於豐碑紀在良史此則略而不言焉公神秀頴發自然生知五歲便措意於文每坐卧吟諷未甞蹔輟至於八九歲則有若大成焉一覽誦千言有若素習

十七遊太學對策甲科振鱗溟渚濯羽弱泉海內重林宗之名朝廷籍賈生之譽矣時吏部侍郎馬載名知人見公歎曰蘇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因選集時屬糊名考判公與宋璟俱入殊等由是天下益稱焉公任御史時兩臺有送別四韻詩四十餘首試令公誦之一遍倒覆之遂不錯一字其敏悟也如此公任起居郎屬考功員外郎闕時中書令李嶠執筆曰考功郎非蘇君莫可遂拜考功員外郎遷給事中特制授修文館學士遷

中書舍人專知制誥僉議允歸制命勑書皆出自公手筆不停綴思無所讓及是見君深所歎伏焉今上嘗謂公曰朕每見卿文章與諸人尤異當令後代作法豈惟獨稱朕心及東封詔公撰朝覲壇頌加金紫光禄大夫與一子官賞能也公性與道合神無滯用惟深也揔衆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若乃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括囊道藝之場探賾幽微之數至若掏戈考篆魯鼎肴銘書有亡篋文稱墜簡疑絳老之年走朝有問卜晉侯

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襟詢謀達識公辯無不釋言必造微掩雲夢以吞之湛陽秋以照之如太嶽之覽羣山若滄溟之朝百谷者矣至乃緒發而宮商應言形而雅頌興爽律與雲天並高繁章與霞月俱亮故能虛明獨照壯思雄飛自我心極為之宰匠嘗亦紀泰望銘華山勒函谷之關刊燕然之石繁弦間發縟彩相輝歌奏而白雪遂孤賦成而黃金有貴豈惟排終拉賈駕王超陳而已若乃天言煥發王命急宣則翰動若飛思如

泉涌典謨作制於邦國書奏便蕃於禁省敏以應用婉而有章則近代以來未之前聞也豈學而得之歟抑亦天縱之歟何其殊尤而懿鑠也惜予循途未極閱川行謝雖洞簫為賦方傳漢帝之宫而禪草遺忠空留茂陵之下思盛烈其如在覽餘文而增歎曲池無處舊館寂寥感知已以悼恩懷舊德而何極豈峴山之上長留墮淚之詞延閣之中不紀藏書之錄謹撰緝文誥成一家之言凡四十卷列之如左請藏於祕府以示來裔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肅

唐興元世天子以人文化成天下王澤洽頌聲作洋洋焉與三代同風其輔相之臣曰鄴侯李泌字長源用比興之文行易簡之道贊事感聖辨章品物疏通以盡理閎麗而合雅舒卷之道必形於辭其偉矣夫予嘗論古者聰明睿聖之君忠肅恭懿之臣叙六府三事同八風七律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聲然後浹於人心人心安以樂播為風俗風俗厚以順其有不由此者為理則粗在

音則煩粗之弊也朴煩之甚也亂用其道行其位者歷選百千不得十數嘻才難不其然乎開元中公七歲見丞相始興張公九齡張駭其聰異授以屬辭之要洎始興沒不六十載公果至宰相封侯有文集二十卷其美嘉遯則有滄浪紫府之詩在王廷則有君臣賡載之歌或依隱以翫世主文以譎諫步驟六義發揚時風觀其辭者有以見上之任人始興之知人者已初太上當陽公以處士延登内殿實敷黄老之訓至德初宣皇以元

良受禪公則獻泰階頌昭纂堯之道睿文以廣平伐罪公則握中權之柄參復夏之功大德不官既追五嶽之隱大用不器終踐代天之職方將熙庶工以成邦教載直筆以修唐書命之不永凡百興歎既薨之來載皇上負扆之暇思索時文徵公遺編藏諸御府於是公立言垂世之譽獨善無濟之略藏在冊牘載於碑表惟斯文之可傳於後嘗謂肅曰吾子辭直盍存乎篇序既詠歎之不足因著其所以然貽諸好事者凡詩三百表誌碑

頌讃序議述又百有二十其五十篇鈌獨著其目云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傅常山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權德輿

昔舜禹之代股肱昌言以祇承于帝修六府敘九功曰都曰俞殷周之際有伊訓說命太保太師旅獒金縢之書以戴翼其代皆有大烈格于皇天自三代已還君臣感會何嘗不經緯斯文裁成百度太傅文貞公寅亮德

宗致建中之理左輔右弼緝熙光明居中一歲以至大病愍策尊名為唐宗臣公薨二十九歲天子命公嗣子植為右拾遺植乃捧公遺文三十編見咨論叙德輿以為君子消長之道值乎其時而文亦隨之得其時則章明事業以宣利澤不得其時則放言寄意以攄志氣公自門閥秀士被服薦紳至於登朝宰政四十年間作為文章以修人紀以達王事懼喜怒之不中節故有作威誡懲苟得之害正故有重請鍾銘恐匪人之干紀故有

與永王璘牋書誚時宰之不能上廣聰明故有台封說悼谷風之詩廢故有僚友箴慮法吏邉吏之失其官守故有貓鼠議是惟無作作則有補於時以至於修事功斷國論導志通理昭明易直施於名命為雅誥刻於金石無愧辭康莊逸軌卓犖濬發九流六藝鼓舞奔走陳思王所謂儼乎若崇山勃乎若蒸雲惟公信然公姓崔氏諱祐甫字貽孫博陵安平人先考公之清德與公始中終之盛烈勒於帝籍藏在惇史升公堂與之君子多

為之謨錄大較以同人之中正大有之剛健中庸之明誠洪範之攸好德艱貞踐履出入光大皆充其義如其文嘗試言之天下公器也匪皇極不乂操柄者務廣通則其弊以流縱私回則其弊以没以是至於紀綱淆亂官職耗糜敗壞陵夷而不可為務守者弊以隘則窘若梏拳於是才滯而不發事壅而不宣其於病王猷蠧大倫等也及公平衡宰物為之折衷使文皇明皇之風槩然復興崇起教化萬方同軌道協氣宣臻至理而無厲

疵為仁由已善善若不及泝其心源存乎斯文君子曰觀文貞之文而知其道知其道然後知其理古之易易也昔公能修先孝公之志類其文章趙郡李公遐叔實為之序今植亦能修公之志而德輿無似懼辱命焉凡九百二十篇為一家之言云爾

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

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嘻一薰一猶善齊去聲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治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傅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吴郡蘇人溧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别鎰以泉貨數萬為賫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

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主簿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為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塡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俾

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
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
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
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
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時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
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
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啟沃謨猷特所親信有時譙語
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

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附於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為之興改容敘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

政為竇參忌嫉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内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沈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悦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録及竇參納劉士寧之賂為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横議者以公與參素不

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為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畏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為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粮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别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巳歲

賂資粮公在南賓閉門卻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唯考校豎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内署也摧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為文誥伸之為典謨俾慓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為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為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斡璿衡而揭

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説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唯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説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自我弘之在人蜚蝗

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立轊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為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為别集十五卷其闗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于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為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為文為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唐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楊嗣復

唐有天下二百二十載用文章顯於時代有其人然而自成童就傅以及考終命解巾筮仕以及鈞衡師保造次必於文視聽必於文采章皆正色而無駁雜調韻皆正聲而無奇邪滔滔如河東注不知其極而又處命書綸綍之任專考覈品藻之柄參化成輔翊之勲初中終全而有之得之於相國文公矣公諱德輿字載之天水

人也族望祖宗之遠當官行已之道語在國史銘於壙
而碑於途此不敢詳今所載者因緣文業而已早歲為
淮南江西從事掾管記室之任屬辭詰理奏入報可移
文走檄疆事迎解登朝為起居舍人改駕部員外郎換
司勳郎中遷中書舍人凡四任九年專掌詔誥大則發
德音修典冊洒朝廷之利澤增盛德之形容小則褒才
能敘官業分別流品申明誠勸無誕辭無巧語誠直溫
潤真王者之言公昔自纂錄為制集五十卷託於友人

湖南觀察使楊公憑為之序故今不在編次内其他千名萬狀隨意所屬牢籠今古窮極微細周流於親愛情理之間磅礴於勲賢久大之業不為利疚不以菲廢本乎道以行乎文故能獨步當時人人心服非以德爵齒挾而致之貞元中奉詔考定賢良草澤之士昇名士十七人及為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有二鸞凰杞梓舉集其門登輔相之位者前後十人其他征鎮岳牧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繼居其任者今猶森然非精識

洞鑒其辭而知其人何以臻此邪憲宗皇帝紹開中興始以英明申威提法武功既俞文敎是圖元和五年冬執政暴疾既瘖且痺未旬日而公作相憲章儒術潤色王度使和聲順氣發自廊廟而𢆯浹於幽遐我之所長時以推戴王立冰潔無緇磷遷染之譏以文德自終豈徒然哉嗣復不佞發跡門館儀曹台席皆忝前躅公之元子中書舍人璩不幸短命其嗣子憲泣奉文集求鄙辭以冠篇首雖覩於巨海難挹波濤而籍用白茅所資

誠敬其五十卷次第具在集目謹序

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韋處厚文集序

劉禹錫

漢庭以賢良文學徵有道公孫弘條對第一席其勢鼓行人間取丞相且侯使漢有得人之聲伊弘發也皇唐文物與漢同風故天后朝燕國公說以辭標文苑徵玄宗朝曲江公九齡以道侔伊呂徵德宗朝天水姜公公輔杜陵韋公執誼河東裴公垍以賢良方正徵憲宗朝

河南元公稹京兆韋公惇以才識兼茂徵隴西牛公僧孺李公宗閔以能直言極諫徵咸用對策甲於天下繼為有聲宰相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騎星辰與夫起版築飯牛者異矣公本名惇舉進士登賢良既仕方更名處厚字德載漢丞相扶陽侯之裔孫後周逍遙公敻之八代孫右僕射某之元子生而聰明絕人在提孩發言成詩未幾能賦受經於先君僕射學文於伯舅許公孟容及壯通六經旁貫百氏洽天人之際遂探歷數明天官

窮性命之源以至佛書尤所通達初為集賢殿校書郎宰相李趙公監修國史引公直東觀就改咸陽尉遷右拾遺轉左補闕世稱有史才而能諫諍入尚書為郎歷禮部考功皆人望所在上方用威武以讋不庭宿兵冩久章丞相貫之酌人情上言不合意冊免因歷詆所善公在伍中出為開州刺史居二年執友崔敦詩為相徵拜户部郎中至闕下旬歲間以本官知制誥穆宗新即位注意近臣召入翰林充侍講學士初授諫議大夫續

換中書舍人侍遊蓬萊池延問大義退而進六經法言二十篇優詔荅之賜以金紫尋遷權知兵部侍郎知制誥翰林侍講史館修撰長慶四年春敬宗踐祚以公用經術左右先帝五年稔聞其德尤所欽倚內署故事與外庭不同凡言翰林學士必草詔書有侍講者專備顧問雖官為中書舍人或他官知制誥第用其班次耳不竄言於訓辭至是上器公且有以寵之乃使內謁者申命去侍講之稱慮未諭于百執事居數日降命書重舉舊

官以明新意尋真拜夏官貳卿由是内庭辭臣無出其右者凡密旨必承乎權輿故號承旨學士上富有春秋未親庶政或有疑滯視公如蓍龜寳歷季年宫壼間一夕生變人情大駭雖鼎臣無所關決惟内署得預參晝羣議悶然俟公一言而定戡難纘服再維乾綱今上繼統策勲第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髙才遇英主功顯人伏言无不從筆端膚寸澤及天下晝罷冗食請歸才人事先有司物止常貢城社無犯巖廊

益尊感恩盡瘁不啚神用大和二年十二月上前言事未
及畢辭疾暴作以朝服委地同列白奏搢笏扶持之不
能起上命中貴左右翼輔歸于中書如大醉狀上震驚
咨嗟徵醫賜藥旁午疊委會暮肩轝至第詰旦以疾不
起聞贈禭加常禮後十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直弘文
館編次遺文七十通銜哀貢誠乞辭以冠其首公未為
近臣巳前所著讚論記述銘誌皆文士之辭也以才麗
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財

成潤色之辭也以識度為宗觀其發徳音福生人霈然如時雨褒元老諭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者其辨似管夷吾噫逢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而令名隨之豈不偉哉初蕃既纂修父書咨于先執李習之請文為領袖許而未就一旦習之悄然謂蕃曰翶昔與韓吏部退之為文章盟主同時惟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韓柳之逝久矣今翶

又被病慮不能自述有孤前言齎恨無巳將子薦誠于劉君乎無何習之夢奠于襄州蕃具道其語余感相國之平昔且憐蕃之虔敬庶幾能世其家固不讓云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鄭亞

綸綍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勑法蓋本於此也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胤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

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于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為之訓誥高宗得傅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名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實掌其言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為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寖微寖長下及魏晉亦代有

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顔公師古岑
公文本興焉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
立於玄宗之朝常楊繼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
武啓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髙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
忠公翺翔内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實惟其功
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畢諸侯圖蔡料齊外定内理
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
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惠皇為翰林學

士訓誥之業彰於傳聞昭肅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玄機允厭神度每彤墀奏罷別承天睠帝亦講伊訓説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焉會先太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懋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祔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胥備朝廷有禮華夷述職河朔修貢乃顯神休薦徽號奉揚一德以示萬方

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册封域無虞天子脩然有求玄之思乃範貞金模聖表隆準日角燭于宫庭中外臣寮咸欲以頌山河而褒日月也公於是有聖容之讃天街之北獯鬻攸居因饑凴陵怙衆强禦禦嚴之以刁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腆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沈機上資宸斷萬里勝負決於帷中雷霆既振犬羊遂潰疣贅披抉腥膻解離遁其名王復我貴主公於是有討北狄之詔天寶末薊門為首亂之地

瘡痏榛棘襲世未平至是漁陽帥仲武掃除妖孽臧獲
仇讎奉揚威神乃底康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以敘
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祇應明命舒展格言呼嘯
神祇吐納嵩華當晝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戍諸侯
不朽之勳尊元后無私之化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
碑潞帥劉從諫死其子因闕河之險恃甲兵之衆請爵
爭地屢闚王庭中外疑迷互撓天聽帝將耀神武公累
獻忠謀且言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雄渠受戮祇以拒

君況明皇舊宫天井内地跨連河北脅倚山東豈可行
有匪人坐為汙俗若是可忍孰不可容沃心無疑躡足
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
常山勁卒是為脣齒實懼因依不若乘於未萌制其將
動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之嚴立刑賞以勸戒
之魏侯鎮侯戮力從命絶壺關之右臂收泜水之上游
獲玆渠魁在此成筭又轅門叛將横水餘兇竊上相之
旌旗盜晉陽之管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于

郊鼻巢尚固議罷兵者蚊聚請宥過者雷同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師介宗室是玄祖勤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瓜瓞具存堂構斯在筍虡策畫不襲仇讎則是奬彌年逐主之風長冒頓射親之俗詩稱築室于道書謂疑謀勿成由是洞啓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舉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服膺承命謝安之圍棊尚劫曹參之飲酒方酣果有軍書繼聞戎捷砥磨周鉞水淬鄭刀萬里來袁紹之頭顱二冢葬蚩尤之

肩髀歡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纂立功
勳鎮定風俗若是之重公於是有代上黨之制平晉陽
之敕宗英可汗獻琛輸賮越自絕域通于本朝文畢伯
士之肯呼韓鹿蠡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辮而拜
甘泉並埀於冊書光被明命公於是有諭回鶻之命五
慰堅昆之書四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偃
仰邳石之府傲睨𦊅箝之錄聞之者可以祛聾瞶得之
者可以弼邦國每牙管既拔芝泥將熟嘗於前席親授

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闕於密畫内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莫開公則疏于封章達於旒扆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三此又豈可與傳洞簫而諷於後庭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論功較德邪歲在乙丑羣公常伯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災沴不作二年殲醜虜興北伐之詩四年誅狡童詠東征之歌而又伐摩尼之風壞浮圖之俗偃兵返樸四海胥定思欲增鴻

名光下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牒鋪舒名實藻縟文采類于上帝為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冊文號位既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后土之儀採公玉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書於犬子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藏周旦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𡦪作于大誥祈于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攻伐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

如此故合武宗一朝册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丁卯亞自左掖出為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于幽鄙且使為序以集成書尋玄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窮於高下承命震惴幾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陸修盪辭讓不及因齋潔以敘焉夫全功難持大名難兼日赫於晝而乏清媚月皎於夜而無溫煦冬之為候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

髮夏之為用也則金流石鑠火走膚脉如陽春高秋者稀焉南則瘴風毒虺之為厲也北則獯戎黠虜之為患也如雒邑咸秦者幾焉鵰鷙不傅之以馳騁騂騮不授之以騫翥如應龍者鮮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止於司寇師眀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者幾焉是以保衡傅說佐佑殷宗召公畢公寅亮周室咸著大訓克為元龜書契以來未之多有李斯以刻石紀號之文勝而不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周勃霍光雖有勲伐而

不知儒術枚臯嚴忌善為文筆而不至巖廊自是已降其類實繁惟君藴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萃于厥躬慶是全德蓋四序之陽春九州之咸雒品彚之應龍人倫之姬旦後之學者其景之

唐徐泗濠節度使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贈司徒張建封文集序

權德輿

昔有虞以濬哲文明理天下故有諧八音陳九德賡載
康哉之臣周宣王循文武之業以開中興故有歌蒸民
賦韓奕清風大雅之什春秋之際諸侯列大夫感物造
端能賦可以圖事稱詩可以諭志然則元侯宗工作為
文章本於王化繫於風俗亦其志氣之所發也司徒諱
建封南陽人簡廉疏達信厚誠直秉心可大以禮義為
干櫓非道不處視圭組猶稊稗以褐衣寬博游于京師
當時賢公名卿臧服先生之倫皆迎門締交就義若渴

贊師律於盟津大鹵二府由察視主柱下方書朝廷以州部要害選難符守歷巴陵陟壽春婁婁反虜壞地相接衆寡懸絶物情不交斬其使者以殉傳首於行在所屏翰淮海我為金湯選愞觀望者皆革心服義而東夏安矣加地進律察廉三都授鉞貞師涖于徐方就加六職端右之任追命三公論道之秩其始終艱貞光大也如是昔左丘明載單襄公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智文之輿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則司徒嚮時之大忠明

智戴仁抱義皆推本乎斯文然後足言足志踐履章灼故其辯古人心源定是非於羣疑之下則韓君別錄痛詆時病以發舒憤懣則投元杜諸宰相書其餘贊勳伐表丘隴銘器敘事放言詣理皆與作者方駕而歌詩特優有仲宣之氣質越石之清拔如雲濤溟漲浩漾無際而天琛夜光往往在焉其入覲也獻朝天行一篇因喜氣以攄肝膈覽其辭者見公之心焉其還鎮也德宗皇帝抒天文以送別湛恩異倫耀動中朝至於內廷錫宴

君唱臣和皆酌六義之英而為一時之盛夫文之病也或牽拘而不能騁或奔放而不自還公則財成切近揮斥細故英華感槩卓爾其閎大析理研幾泊然其精微全才逸氣與勲力相宣盡在是矣公之理也徐人宜之故尚書克家纂業用嗣厥服猶鮑氏之居司隷鄭人之賦緇衣大君推恩善善春秋之義也永懐先志乃集遺文以徳輿甞承司徒之歡表列編次凡二百三十篇承詔作序是用拜君命之辱而不敢讓云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說

臣聞七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綵無章黼黻交其麗是知氣有壹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先王以是經天地究人神闡寂寞鑑幽昧文之辭義大矣哉上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華絕代敏識聰聽探微鏡理開卷海納宛若前聞搖筆雲飛咸同宿構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及昭容既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

量天下豈在子乎孩遂啞啞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為靈也越在襁褓入於掖庭天實啓之故毀家而資國運將興也故成德而受任自則天久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内峻圖書之府外闢修文之館搜英獵俊野無遺才右職以精學為先大臣以無文為恥每豫遊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奥主之協讚者也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決事宮

閤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機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媛晉譽左嬪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迹祕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猷令範代罕得聞庶姬後學嗚呼何仰然則大君據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則九圍挾纊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乂安動則蒼甿罷弊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禮絶者隅近而言輕者忽遠而意忠者忤惟窈窕柔曼誘掖善心忘味九德之衢傾情六藝之圃故登崑巡海之意寢翦

胡刈越之感息璿臺珍服之態消從禽嗜樂之端廢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於來葉非夫玄黃毓粹貞明助思衆妙扶識羣靈挾志誕異人之寶授興王之瑞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共遊東壁同宴北渚倏來忽往物在人亡憫雕琯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敘蘭臺之新集凡若干卷列之如左

唐文粹卷九十一

唐文粹卷九十二

宋 姚鉉 編

序乙 總一十三首

集序

唐御史大夫李栖筠文集序 權德輿

唐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文集序 元稹

唐贈禮部尚書孝公崔沔文集序 李華

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李漢

唐尚書刑部侍郎文公孫逖文集序 顔真卿

唐比部郎中崔元翰文集序 權德輿

唐左補闕皇甫冉詩集序 獨孤及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梁肅

唐右補闕梁肅文集序 崔恭

唐司封員外郎李華中集序 獨孤及

唐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劉禹錫

唐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 盧藏用

唐衡州刺史吕温文集序　劉禹錫

唐御史大夫贈司徒贊皇文獻公李栖筠文集序

權德輿

辰象文于天山川文于地肖形最靈經緯教化鼓天下之動通萬物之宜而人文作焉三才備焉命代大君子所以序九功正五事精義入神英華發外著之話言施之憲章文明之盛與天地準贊皇文獻公以文行正直祇事代宗中行山立乃協于初未弱冠隱于汲郡共城

山下營道抗志不茍合於時族子華名知於人嘗謂公曰叔父上鄰伊周旁合管樂聲動律外氣横人間感激西上舉秀才第一陟降中外間闗代故宣力匪躬勤于王家出涖方國入居清近由給事黄門官小司空剖符毗陵陟明于吳廉問風行四方表率拜御史大夫不仁者遠武皇炳然審天工之可付公亦曉然知理道之可必一德交感推心合符執熱以待濯臨摯而不淑豈斯人未得蒙公之功化邪何造物者之戾也始與計偕投

小宗伯書至内外掃除之際自為墓誌其間緜三十年
周旋官業斯文相為用大凡出於詩之無邪易之貞厲
春秋之褒貶且以閎夸鉅衍為曼辭麗句可喜非法故
言公之文簡實而粹精朗拔而章明書誌二篇感慨自
敘英華特達君子之道有初有終至若嘉園綺弛張出
處於秦漢之間著四先生碑美蕭文終酈丞相之倫或
退或讓作五君詠病有司詩賦取士非化成之道著貢
舉議其他下屬城教條則辭語温潤言公事上奏則切

劘端正觸類而長皆文約旨明昭昭然足以激衰薄而申矩度如崑丘玄圃積玉相照景山鄧林凡木不植覽公遺編者髣髴風采知公之道焉烏虖以韓安國之忠厚多大略漢武以為國器壺遂深中篤行將亦倚以為相董仲舒言天人之際有王佐之才而皆不至彼當時齟齬備位者相廷無虛日又況竒衺忮害崇黨蔽善公于斯時道未大光然其謨猷獻替過於當國流風遺書暴于天下神之聽之景福于趙公纂承門訓弘大名器

三命樞機為唐夔龍君子然後謂流澤貽慶之言也信德輿先公與公天寶中修詞射策為同門生並時筮仕于魏貝之地聲猷志氣相視莫逆伏思羈屑展敬無容猥以疎愚承遡公至惠忝聲舉之舊無忘代親翊唐虞之朝嘗陪宰政捧門中集錄屑涕見授辭不獲命謹直書以冠于篇

白氏長慶集序

元稹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始

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具樂天與予書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為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劒等賦及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用名天下士樂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為賀雨詩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

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校祕書前後多以詩章相贈荅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首是後各佐江通復相訓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倣效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閒適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摸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揚越間多作書摸勒樂天及予雜詩賣於

市肆也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厠無可奈何予嘗於平水市中鏡湖傍草市名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為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予時刺部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纘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

中集為名予以為國家改元長慶於是因號曰白氏長
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為多矣夫
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閒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
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
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敘事制詔長於實啟
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剖判長於盡摠而言之不亦
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秩景行與予之交分淺深非敘
文之要也故不書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

尚書崔孝公文集序　　李華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立身揚名有國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於是乎觀之宣于志者曰言飾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臯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而士君子恥之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歿而孔伋孟軻作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遯矣論及後世

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寖以微矣
文顧行行顧文此其與於古歟帝唐文行臣太子賓客
贈禮部尚書博陵孝公崔氏諱沔字若沖安平公暟之
少子也世為德表門為上族振發純英滋漸名訓大包
淑和高厲遐清行先乎孝藝裕乎文資孝可以股肱王
室撰文可以弼成邦教進士登第舉賢良方正對策第
一召見拜校書郎歷陸渾主簿朝廷以公直躬正詞擢
左補闕以公嫉邪忿佞除殿中侍御史文端武淑遷起

居舍人學該典禮拜尚書祠部員外郎議事惟允遷給事中立言成訓改中書舍人辭乞就養授虞部郎中節高天下升御史中丞剛亦不吐降著作郎道冠儒林遷祕書少監動為人範除左庶子宜均大政拜中書侍郎望尊地逼出為魏州刺史人惟求舊入為左散騎常侍貳東宮居守集賢院學士祕書監太子賓客兼懐州刺史罷州復職副守薨于位時開元二十四年冬仲月旬有七日春秋六十七贈禮部尚書海内冠帶涕哀宗師

公為御史緩輸誠之囚持國屬之罪為給事中拒貴倖怙恩之詔削大臣忤旨之刑為中丞數發太倉減上林禽鳥之給以賑艱食陝東之人仆而復起宦官犯法執以按劾權寵屏息朝章大行權貢舉時得陸尚書景融來揚州瑱宋上黨遥宋兵部鼎等僉為國器在中書詔命之出上考天時下從人心異於斯者必替其否在魏州屬雨水敗稼乃弛禁便人先行後聞活者萬計公自為常侍賔客恒任介正德播天下而不容於朝置之散

地竟孤其道時乎初公與元兄御史渾齊名弱冠遊京師搢紳儒學之士皆曰崔氏伯仲必至台司既而御史君夭沒公終于副守則向之所屬適為人慟哉公之侍疾也孝達于神祇居憂也哀貫乎天地喪期有數而茹蔬終身慈不貸姦貞亦肆直道勝而齊物德全而及人博厚崇高篤實有耀儔於古烈蓋魯衛之君子歟在魏州車駕東廵關外諸侯公為上第由是分掌選署仕進之族知勸焉親交鄰里飢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而裘

蒸嘗之奠待公而後具故祿廩深厚家未嘗足開元中
天下富穰車服過制公菲飲食卑宮室濯衣澣冠俾人
瞻我而化其不化者亦慙乎心矣見天下之善如不及
從而佐之見天下之不善如探湯從而誨之則卒蹈於
中庸翻然於不迪已過半矣中朝議政或疑羣謀未允
公援六經伸百氏覆於時事事舉其中天下莫不諷誦
焉文集經亂離多散逸今其存者二十九卷長子成甫
進士擢第校書郎陜縣尉知名當時不幸早世嗣子祐

甫論譔先志一卷爲第三十卷傳祖禰之美合於禮經見公
文章知公行事則人倫之叙治亂之源備矣豈惟化物諧
聲爲文章而已乎奉詔脩道德經疏藏于三閣行乎天下
反魏晉之浮誕合玄言於世教其於道也至乎哉祐甫純孝
而文直清而和希公門者謂公存焉明發不寐泣次遺文
以華北州鄰壤婚姻之舊嘗趨公門備閲家編祐甫代華
爲校書郎華以是味公之道也熟詞則不敏有古之直焉

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偽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苶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為古文剽掠僭竊為工耳文與道蓁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歷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

隱汗瀾卓踔奫汯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發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敎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其終人亦翕然而隨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得賦四古詩二百五聯句十一律詩一百七十三雜著六十四書啓

序八十六哀辭祭文三十八碑誌七十六筆硯鱷魚文三表狀四十七揔七百幷目錄合為四十一卷目為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唐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逖文公集序

顏真卿

古之為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終乎

雅頌帝庸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繫于此然而文勝質則繡其鞶帨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效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體聿興既馳騁於末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覩盧黄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頽波雖無害於過正推其中論不亦傷

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為乎綿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葢不然矣其或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運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者其惟僕射孫公乎公諱逖河南鞏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于涉而徙焉父嘉之以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裁徽明天才傑出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濟而高情四達羌索隱乎渾元之始表獨立於常均之外不其盛歟年數歲即好屬

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土火鑪賦公雅思遒麗援翰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邇後遂有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擅甲科吏部侍郎王丘試竹簾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誌皆卓立千古傳於域中其為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絶當時布在人口其詞言也則宰相張九齡欲掎摭疵瑕沈吟久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庶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

對議者以為知言凡斯夥多庸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韋述同遊門庭命子均垍施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繕寫其集賫以詣公託知己之分其為先達所重也如此公又雅有清鑒典考功時精覈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獎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入甲者一十六人授校書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言第者必稱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

匠者矣公凡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賛碑志表疏制誥不可勝紀遭二朝之亂多有散落子宿絳戍等夙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編次公文集為二十卷列之于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顔真卿昔觀光乎天府實荷公之奬擢見命為序豈究端倪時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至若世系閥閱蓋存諸别傳此不復云

唐尚書比部郎中博陵崔元翰文集序

權德輿

易賁之彖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闕里之四教門人之四科未有遺文者荀況孟軻修道著書本於仁義經術之枝派也迨夫騷人怨思之作游士從衡之論刺譏捭闔文憲陵夷至漢廷賈誼劉向班固揚雄司馬遷相如之倫欝然復興有古風烈然則文之用也横三才之中經紀事物章明統類不可已也殷之説命周之命

君陳君牙楚射父之訓辭鄭東里之潤色天子諸侯名命之文也張老之輪奐史克之駉篇吉甫之清風伯喈之無愧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至若夫子紀延陵墓叔向寓子産書董仲舒射策言天人相與之際阮元瑜書記翩翩之任觸類滋多非文不彰後之人力不足者詞或侈靡理或底伏文之難能也如是博陵崔君元翰東漢濟北相長岑之後也曽祖某濟州刺史祖某鳳閣舍人考某以經明歷衛州汲縣尉虢州湖城縣主簿親没

遂不復仕探古先微言著尚書洪範周易忘象及三國春秋幽覲之書門人諸儒易其名曰貞文孝父君紹文宗雕龍之慶究貞文法義之學潔廉清方敦直莊明博見強志不取合於俗默而好深湛之思舒而為彬蔚之文師遵六籍磅礴二漢不為物遷不為波流初間闕隱約於河朔之間年殆知天命甫與計偕至京師洎博學宏詞直言極諫凡三登甲科名動天下初自典校祕書連辟汧公北平王司徒府管奏記之職歷太常寺協律

郎大理評事錫以命服登朝為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貞元七年春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八年冬罷為比部郎中十一年夏寢疾不起其壽四百甲子其文若干篇閎茂博厚菁華縝密足以希前古而聳後學紀循吏而述政事則房栢鄉碣孫信州頌敘守臣勲烈則黎陽城碑劉幽州神道碑表宗工賢人兆域則李太師梁郎中誌文撰門中德善則貞文孝父誌碣二銘攄志氣以申感槩則與李都統及二從事書詮桑門心法則大覺禪

師碑推人情以陳聖德則請復尊號表陳理道則有制
策藻潤王度則有詔誥嚮所敘詩書說命駉頌而下君
皆索其粹精故能度越倫類有盛名於代其他詩賦贊
論銘誄序記等今為三十卷如黃鍾玉磬琮璧琬琰奏
於懸間列在西序其章章者雖漢廷諸公不能加也無溢
言曼辭以為夸大無謿笑柔色以資孟晉勁直而不能
屈巳清剛而不能容物介特寡徒晚達中廢斯亦命之
所賦也德輿昔歲獲與君遊於江湖間又接武侍從登

文石之陛常所論著備探簡編君之孤杲既除喪泣捧遺文見咨序引故如其篇第直書以冠之云

唐左補闕安定皇甫冉詩集序　獨孤及

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李蘇盛於曹劉其所自遠矣當漢魏間雖已朴散為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弦踈越大羹遺味之歎歷千餘歲至沈詹事宋員外始財成六呂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雖去

雅寖遠其麗有近於古者亦猶路鼗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也沈宋既歿而崔司勳顥王右丞維復崛起於開元天寶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補闕其人也補闕諱冉字茂政玄晏先生之後樂平縣令价之孫潭州長史顗之子十歲能文十五而老成右丞相曲江張公深所歎異伯父秘書少監彬尤器之自是令問休暢舉進士第一歷無錫尉左金吾兵曹令相國太原公之推轂河南也辟為書記大歷二載遷左拾遺轉左

補闕奉使江表因省家至丹陽朝廷虛三署郎位以待君之復不幸短命年方五十四而歿嗚呼惜哉君忠恕廉恪居官可紀孝友恭讓自内形外言必依仁交不茍合得喪喜慍罕見於容故覩君述作知君所尚以景命不永斯文未臻其極也蓋存於遺札者凡三百有五十篇其詩大略以古之比興就今之聲律涵泳風騷憲章顔謝至若麗曲感動逸思奔發則天機獨得非師資所奬每舞雩詠歸或金谷文會曲水修禊南浦愴别新聲秀

句輒加於常時一等才鍾於情故也君母弟曾字孝常與君同稟學詩之訓君有誨誘之助焉既而麗藻競爽盛名相亞同乎聲者方之景陽孟陽孝常既除喪懼遺製之墜于地也以其與茂政前後為諫官故銜痛編集以論譔見託遂著其始終以冠于篇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梁　肅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

後其流派别焉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斯亂矣文薄則意愈巧斯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之以氣不足則餙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寳以還則

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作故其道益熾若乃辭源辯博馳騖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君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姿朗秀率性聰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敘治亂則明白坦蕩紆餘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則游泳性情探微豁冥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戒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焯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溫直顯融協于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雲神

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導其氣而閱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捨君其誰歟弱冠進士登科解褐補衛縣尉其後以書記再參淮南節度軍謀累遷大理司直天子聞其才召拜左補闕俄加翰林學士君之處世用捨關乎才進退牽乎時始居筮仕值蔽善者當路故屈於下位（天寶末房公琯韋少師陟薦公充史官諫司之任當國者不聽而已）中歲多難時方用武故委於外藩及夫入宣室而揮宸翰也方用人文以飾王度則因疾罷免嘻昔君子

賢人運與事并得信其志者寡其用矣其餘屬雅道喪缺黃鍾毀棄若孟子轗軻士安多病亦何可勝論惟斯文足以振當世餘烈足以遺後嗣此之謂不朽君既退歸居于河南之陽翟家愈貧而禄不及志愈邁而文益壯暇日以嘗所述作三十卷目為前集命予序之君與予實有伯喈仲宣之義故書于篇

唐右補闕梁肅文集序　　崔恭

敘曰皇甫士安志好閒放不榮軒冕導情適志作高士

傳贊記遺韻風猷尚在而公早從釋氏義理生知結意為文志在於此言談語笑常所切劘心在一乘故敘釋氏最為精博與皇甫士安之所素尚亦相放焉則今天台大師元浩之門弟子也摳衣捧席與余同焉故能知其景行收其製作編成二十軸以為儒林之綱紀云若夫明是非探得失乃作西伯稱王議宗道德美功成作磻溪銘四皓贊釣臺碑圯橋碑絜當世激清風作先賢贊獨孤常州集序觀講論語序美藝文著章句作李補

闕集序隱士李君遺文序備教化彰諷詠作中書侍郎贈
太子太傅李公集序開國公包君集序揔名實樹遺風
作常州獨孤公遺愛頌太常卿常山郡開國公崔公神
道碑惡戎醜思康濟作兵箴敘宗系思祖德作述初賦
病流濫悅故居作過舊園賦明失道宗有德作受命寶
賦其餘言志導情記會敘别揔存諸集錄歸根復命一
以貫之作心印銘住一乘明法體作三如來畫贊知法
要識權實作天台山禪林寺碑達教源周境智作荆溪

大師碑大敎之所由佛日之未忘盖盡於此矣若以神道設敎化源旁濟作泗州開元寺僧伽和尚塔銘言僧事齊律儀作過海和尚碑銘幽公碑銘釋氏制作無以抗敵大法將滅人鮮知之唱和之者或寡矣故公之文章粹美深遠無人能到此事可以俟於知音不可與薄俗者同世而論也余之仰止未盡其善盖釋氏之鼓吹歟諸佛之影響歟余所不者道其窮歟常懐不言之歎杳冥之恨爾後之人識達希夷意通響象知我之言之

不作耳若以敘人倫正襃貶則人皆知之非獨情至而稱其製作也大約公之習尚敦古風閱傳記徑徑然以此導引於人以為其常米鹽細碎未嘗挂口故鮮通人事亦賢者之一病也夫子所謂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故無適時之用任使之勤余故以皇甫士安比之若管夷吾諸葛亮留心濟世自謂棟梁則非公之所尚也所謂善古而不善今知賢而不知俗故論贊碑頌能言賢者之事不能言小人之稱享年若干以某年月日終于長

安某里朝廷尚德故以公為太子侍讀國尚實錄故以公為史館修撰發詰令敷王猷故以公為翰林學士三職齊署則公之處朝廷不為不達矣年過四十士林歸崇比夫顔子黄叔度不為不壽矣其禄禄者老於郎署白首人世又何補哉於達者不可以夭壽之數而病於促數焉公遺孤殁後而生今已成立則友明之知臧孫之後存於此也

趙郡李華中集序　　獨孤及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為用亦猶涉川者假舟檝而後濟自典謨缺雅頌寢王道陵夷文教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後比興其風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喪及其大壞也儷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為梏拲守之如奉法令聞臯陶史克之作則呷然笑之天下雷同風馳雲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為舟翠羽為檝翫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久矣帝唐

以文德敷乂于下民被王風俗稍丕變至天后時陳子昻以雅易鄭學者寖而嚮方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賈幼幾勃焉復起用三代文章律度當世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為泉源抒情性以託諷然後有歌詠美教化獻箴諫然後有賦頌懸權衡以辯天下公是非然後有論議至若記敘編錄銘鼎刻石之作必採其行事以正褒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之指歸刑政之根本忠孝之大倫皆見於詞然後中古之風復形

於今于時文士馳騖飈扇波委二十年間學者稍厭折楊皇華而窺咸韶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興公實啓之公名華字遐叔趙郡人安邑令府君第三子質直而和純固而明曠遠而有節中行而能斷孝敬忠亷根於天機執親之喪哀達神明其任職釐務外若坦蕩而内持正性謙而不犯見義乃勇舉善惟懼不及務去惡如復讎與朋友交然諾著於天下其偉詞麗則和氣之餘也學博而識有餘才多而體愈迅每述作則筆

端風生聽者耳駭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天寳二年舉博學宏詞皆為科首由南和尉擢祕書省校書郎八年歷伊闕尉當斯時唐興百三十餘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夫昇工乎中微拙於使人無巳譽公才與時并故不近名而名彰時輩歸望如鱗羽之於虬鸞也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會權臣竊政柄貪猾當路公入司方書出按二千石持斧所嚮列郡為肅為姦黨所嫉不容於御史府除右補闕祿山之難方命圮族者蔽天聰明勇者不

得奮明者不得謀公危行正詞獻納以誠累陳誅兇渠完封疆之策閽犬迎吠故書留不下時繼太夫人在鄜初潼關敗書聞或勸公走蜀詣行在所公曰奈方寸何問行問安否然後輦安輿而逃謀未果為盜所獲二京既復坐謫杭州司功太夫人棄敬養公自傷悼以事君故戕危亂而不能安親既受汙非其疾而貽親之憂及隨牒頠終養而遭天不弔由是銜罔極之痛者三故雖除喪抱終身之戚焉謂志已厭息陳力之願焉因屏居

江淮間省躬遺名誓心自絶無何詔授左補闕又加尚書司封員外郎璽書連徵公卿已下傾首延佇至止之日將以司言處公公曰焉有隳節辱志者可以苟君之寵乎遂移疾請告故相國梁公峴之領選江南也表為從事加檢校吏部郎明年遇風痺徙家于山陽疾痼貧甚課子弟力農圃贍衣服雅好修無生法以宴寂思慮視爵禄形骸與遺土同惟吳楚之士君子譔家傳修墓版及郡邑頌賢守宰功德者靡不齎貨幣越江湖求文

於公得請者以為子孫榮公遇勝日時復綴録以應其求過是而往不復著書素所著者多散落人間自志學至校書郎以前八卷幷常山公主誌文竇將軍神道碑崔河南生祠碑禮部李侍郎碑安定三孝論哀舊遊詩韓幼深避亂詩序祭王端員外沈起居興宗裴員外騰文別元亘詩幷楊騎曹集序王常山碑並因亂失之名存而篇亡自監察御史以後迄至于今所述者公長男炁字宗敘編而集之斷自監察御史巳前十卷號為前

集其後二十卷頌賦詩歌碑表序論誌記讚祭文凡一百四十四篇為中集其中陳王業則無疆頌議世道則原卜論質文論主文而諷諫則言醫含元殿賦敦禮教則哀節婦賦二孝讚與外孫女二孩書表賢達盛德則元魯山碣房太尉德銘崔賓客集序德先生誄權著作墓表李夫人傳盧夫人頌一生死之間抒其交情則祭蕭功曹劉評事張博士文吟詠情性達於事變則詠古詩辨卿大夫族姓則盧監神道碑思舊則三賢論自敘

則別相里造范倫序詮佛教心要而會其異同則南泉
真禪師左溪朗禪師碑其餘雖比興萬變而未始不根
於道德故覧公之文知公之質不俟覿容貌聽詞氣而
後覩其行若使束帶立於史臣之位且備獻替足以潤
色王度正一代之訓典天而病之國不幸也然遐叔身
甚病而心甚壯文益贍而才不竭則前路逸氣詎可度
矣他日繼於此而作者當為後集及常游公之藩也久
故錄其述作之所以然著于篇

唐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劉禹錫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厖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氣分扶問切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焉如繁星麗天而芒射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

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為名進士十有九年為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為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雋少檢獲訕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為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病且革畱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因編次為四十五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

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為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唐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　盧藏用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乃删詩定禮述易道而修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觀也孔子殁二百歳而騷人作於是婉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為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

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於流辭而不顯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刑宋齊之末蓋顦顇矣逶迤陵頹流靡忘返至于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廬之靈

則何以生此故其諫諍之辭則為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議論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於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觀其逸足駸駸方將摶扶摇而凌太清獵遺風而薄嵩岱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不偶時委骨巴山年志俱夭故其文未極也嗚呼聰明精粹而淪剥貪叨桀驁以顯榮天乎天乎吾始未知天焉昔嘗與余有忘形之契

四海之内一人而已良友殁矣天其喪余今採其遺文可存者編而次之凡十卷恨不逢作者不得列於詩人之什悲夫故粗論文變而為之序至於王霸之才卓犖之行則存之别傳以繼於終篇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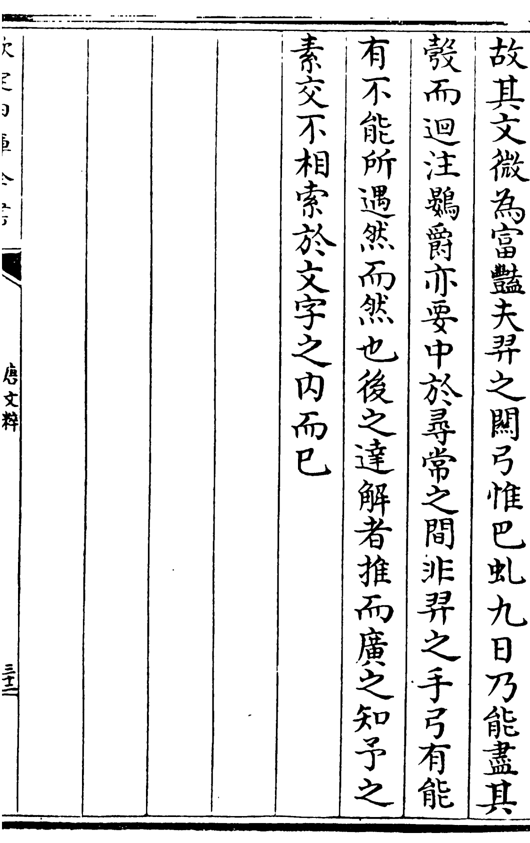
唐衡州刺史吕温文集序　劉禹錫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為雋人其色瀲灩於顔間其聲發而為文章天之所與有物来相彼由學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

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天下人文為氣所召其生乃蓄靈芝蓂莆與百果齊拆然煌煌翹翹出乎其類終為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實生是時而絶人甚遠始以文學振三川三川守以為貢士之冠名都西馳速如羽翼長安中諸生咸避其鋒兩科連中鋭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為左拾遺明年犬戎請和上問能使絶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膺選轉殿内史錫之銀章還拜尚書户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

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道州刺史以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歿後十年其子安衡泣奉遺草來謁咨予伸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和叔名温别字化先祖考皆以文學至大官蚤聞詩禮於先侍郎又師吳郡李質通春秋從安定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咸有所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撥去文字與雋賢交重氣槩覈名實欽然以致君及物為大欲每與其徒講疑考要皇王富强之際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

間詆訶角逐疊發連中得一善輒盱衡擊節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于眉端以為案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將之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閼其勢而爭天光者乎嗚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為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為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謫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予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為上篇他咸有為而為之始學左氏書



故其文微爲富豔夫羿之闞弓惟巴虬九日乃能盡其
彀而迴注鶡爵亦要中於尋常之間非羿之手弓有能
有不能所遇然而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予之
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内而巳

唐文粹卷九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謄錄貢生臣張賦京